史記卷之五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三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早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云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

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四十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猨巖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趩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令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衡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

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

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為門扇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

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掖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

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

服擬於天乎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異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之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
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
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
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
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

當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立梁王為帝太后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
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
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
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
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
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
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

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
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
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
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
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

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卷之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也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栗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被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在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

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牆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纍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纍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聘禮云出祖釋軷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犬或用狗以其犬血釁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於江陵城坐侵廟壖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郅都所訊懼而自殺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最長死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爲王也

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

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

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惜也

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諡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毋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也言不能視錄資財者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竟也故鄒誕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治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榷音角穀言榷謂酤榷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榷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和市矣韋昭明訓榷為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祉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禨祥也列子云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
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
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
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五敎反有子
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諡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以為脫袿裳免褻衣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姅婦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而飾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廻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為長沙王服虔曰鮈音拘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
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産姦自是之後王齊
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李奇曰漢書告中尉蔡彭
祖時之聞覺暴虐勃亂國宗時○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望軍
宋人謂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寄遷註顧鏃金矢以金為箭鏃字并音子木反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所說事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娣○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娣於上為從母發寄甚

謚見彙最爲譏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億本亦作慶字讙一云作建下宣得年八歲父同名襲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說反蕭該音奪許慎說文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亡報反鄒氏作娼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

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
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
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
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
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索隱曰按是張騫）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
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梲陷之
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在徐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

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鬼遂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荊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

功甚。漢不論親疏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全
世家。乃若吳王濞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
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
取滅亡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
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
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
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固譏
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
矣

史記卷之六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

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未有尚書令官在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體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
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
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歆一作勗一作觀
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敎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
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
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酇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也褒厲群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

（分王諸侯王子弟岦壹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日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日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日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日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日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日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日不毛不純色也）不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江醳氏音支至湊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蔥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

（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
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
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
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復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二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集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呼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

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卒無後絶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稽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韋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皆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帥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是邪三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

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索隱曰蘇許云棐廢也本亦作䉬䉬敗也孔文祥云棐薄也漢書作棐○正義曰俷音芳未反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發軍興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王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日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

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日太湖五百里故日五湖也其人輕心楊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壃駟索隱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〇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侗音謏謏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

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閎國負海旦社惟玄胥人不通葷粥遠邊明我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
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
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
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黄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
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交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親其身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俷當音扶味反亦音誹誡廣陵王以慎外

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
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
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
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
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
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
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
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滄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己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之不得從微著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言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旦封於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訴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溢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鈞之于當陽斷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讖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也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

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

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言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

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

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銘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宰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

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

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能寬王三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
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
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
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
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
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
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
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
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瀡滫之滫謂

洗也音思酒反〇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黄霖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請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爲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

者也今乃用爲剸望之辭蜀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奏封策書補之其書辭詩以保國艾民爲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隆而爲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卷之六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外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尊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與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揚慎曰接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穀道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蕭瘦是然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凈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

其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升老子由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並列益紊亂矣今所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

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

日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濵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殁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

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廬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入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卽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日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鼈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羲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己觀此詩之情夷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述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之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睢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蹠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撥虛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

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太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猶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饑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元文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頂窮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騷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蒼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憂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

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逢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豫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報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小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

則王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〇正義曰言天下混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〇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附驥尾而行益著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二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亦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〇正義曰君子疾沒後世懼名堙滅而不稱著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激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

索隱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徇財

正義曰徇財巡反徇求也贊云己身從物曰徇

烈

士狗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憑言衆庶之情盡馮恃矜其生也鄭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狗財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並繫辭云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者言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善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自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承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
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
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技述作而萬物睹見伯夷叔齊雖賢得
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睹肴坐
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蓋睹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
隱處之士皆有附驥尾而名惟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閭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

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賈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紛紜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歸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殺春秋書言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能明言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黄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爲舉善于盜蹠

反覆嗟嘆幸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
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宋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
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遠音
餘韻把捉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自
傷其不遇故真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論而記事
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
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
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諱立君而已逃去則
亟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
此踰月餘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
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
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
臣壽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紹左右乃欲
害敢諫之士非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
手後不及用則是欲殺比干此殺夷齊其
何以有辭
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
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
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
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一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槪見
此太史公所爲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
有讓國之高節知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
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義
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孝襟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
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誇謂予
長夔壽識

史記卷之六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

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瀕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阿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系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

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正義曰戄狀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
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
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
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
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
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
○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乃晏子
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
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

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

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用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右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眾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傳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録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潔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

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厚待然景公欲相孔子晏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

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自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皤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皤蒿江東呼爲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于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

嘗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蓍艾為席菹芰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老

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見君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用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正義曰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一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篇言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擾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紫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

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玄英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分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洸洋音汪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曰洋音翔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猪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無污我索隱曰污烏故反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瀆音烏讀瀆污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昭侯刑名法術索隱曰術即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詭駮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莊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爲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正義曰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

日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

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

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曰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

諐異煩音小不同劉伯莊亦中其意粗擇其徵文齒吉鼓有劉論也凡說之難非吾
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
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
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詩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
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
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黃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
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之深示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
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然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
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心合

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疏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洽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

見忘無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人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亦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入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曰入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計而諫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達旨忤情有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欲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發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入

主已嘗為而說者彊正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
正義曰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惡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也與之論細人
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薦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
義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發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
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以為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
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
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
○正義曰省山景反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
者務於浮辭氾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氾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
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法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上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主無以失誤窮其極之乃為詘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主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畢下之諐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言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搭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亦搭君

上致拄鄭之謬正義曰攙古弋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
康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
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
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〇正義曰入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
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若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爲諫
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慣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也正義曰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
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辭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〇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〇正義曰言說上知說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說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歲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以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虜虞公及大夫百里奚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知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麁虧是疒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仕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爭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遂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覈深刻

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
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
知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
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
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
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
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
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
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
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
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
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
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体道愈遠而立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
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其八十
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〇予聞之吾兄子
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
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〇商鞅以法治秦
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
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術者君之所執也
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正與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

君措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夫刑名固胥襲也然聖人所以綸天下于彛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潜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九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愼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酈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英亭或無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喩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無出于老子

史記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音絹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善以將軍也非音許說醫反遂以將軍為官名尸子曰十善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

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時與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漏水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

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己音紀監甲暫反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

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

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揮枹音孚謂鼓搥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
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
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
立木承重較者殉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
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作早
亟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
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黄河
求也去西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襃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襃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還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臧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序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

三以齋集
公時[illegible]

八

史記卷之六十五　　　吳興淩稚隆輯校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丁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
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
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但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
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音搏戟謂救鬭者當善撝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戟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擣批若反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非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

虛則衛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亨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皆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

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毋惡不是殺妻詳看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則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孫臏腳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死後留權